



春風化雨

它，輕輕拂去我們靈台上的塵埃及污染，當我們與這些智慧長壽的話初遇時，常有一份深獲我心之感便嘗試著記錄下來，希望它為生命添注一段新的智慧，開啓一份新的契機！

就在此時讓我們

放出生命的光與熱

教務主任說 學僧見家記

昨天批閱大家的週記，有些話想跟大家說，而這些話在今天講是最適合了，因為昨天殿主已將拈圖的結果向大家宣布了。

從週記中可以發現大家已把身心融入了僧團，同修間彼此都能切磋，也知道互相照顧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尤其最近師父身體不好，大家更顯關切，有的同修甚至說：「我願意捨幾年來延長師父的壽命。」

這份孝心真叫人感動，我合上週記本後，坐在桌前好一陣子，內心一直激盪著，「誰道佛門茶飯淡，僧情還比俗情濃」，依照一般世間來說，這是人間一種至心至孝至情的流露，但是回頭想一想，如果只停留在這個地方，實在是不夠的，因為對一個修行人的行止，我想我們應該還要添加些什麼？

就拿「捨壽」這一件事來說，發願「捨壽」，這樣做是不足的，現在就從我個人的親身經驗來告訴大家：張丁照先生是內埔村的一位善心人士，他的公正不阿是村裡的人們有口皆碑的，自從心師父晉山後他才開始信佛、學佛，對於道場的護持不遺餘力。尤其是看著大家的出家修行，他更發了出離心，自己恭繪佛像，早晚用功念佛，沒想到人的福報各自不同，他竟罹患肝癌，對於這麼一位有善根又護持三寶的人，為什麼佛菩薩不給他長一點的壽命呢？我們到榮總去看他，知道他來日無多，當時我就在佛前發願



我們不能選擇父母

悟師父說 學僧自淳記

確實佛菩薩看到我們的不成熟，在拈圖當中給我們加重了這麼多的功課。所以我深深覺得這正是佛菩薩在呼喚著我們，提醒著我們，如果沒有這些事，我們就執著現狀，自滿自足，因此佛菩薩透過師父生病的因緣告訴我們，除了至情的表現是令人感動的，最重要的是大家能精進辦道，藉著這些功課將散亂心、掉舉心、妄想、執著心……在過堂用齋、早晚殿堂、研讀教典，生活起居、執事服務中好好調整，若身若心期使達到真正的和諧，這樣才不會辜負佛菩薩的期待。

金剛經上告訴我們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這個壽字是什麼意思？當我們健康時，以為自己的壽命很長，我大概可活八十歲，所以可以給一點，不然至少也有七十歲吧！也可以給一點，就是再不行，五十歲、四十歲吧！也還可以送一些給別人，請問：你隨時可以給的是什麼呢？好像要活幾歲都是在自己的掌握中，這就是眾生的錯覺，最大的病根，只看到別人的無常，不能警覺自身的無常。因此每看到一個無常的現象，沒有智慧的人就從表相去打轉，或者在情見上自怨自艾，就像我們今天談捨壽這個問題，除了情的表現以外，真正要「捨」的是各人對生命真正覺悟後的放捨。

如果往後的歲月，我們能清楚看到生命奉獻的方向或對佛陀慧命延續的方向，而在當下的現實生活能夠珍惜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這才是從佛經，從高僧大德的行儀中，我們能夠體會到的捨壽。所以同修們要捨

兒」，對於今生父母的恩，佛經上說：「假使有人左肩擔父，右肩擔母，研皮至骨，穿骨至髓，繞須彌山經百千劫，血流沒踝，猶不能報父母深恩」，所以父母深恩，我們是「欲報之恩，昊天罔極！」

對於來生的父母我們可以選擇嗎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你想過那一道那一家去呢？是還債？是討債？是報恩？是酬願？還是任憑閻老爺安排呢？我相信大家信佛學佛，而且發願出家，一定已經下定決心，要在這個公案上有個了斷，試問你如何了斷呢？不是有很多同修都發願要藉著彌陀的願力，往生淨土以蓮華為父母，就靠你平日隨著大眾師經行、念佛、繞佛、拜佛，對彌陀法門的受持如蜻蜓點水般的輕飄飄就可以掌握了嗎？再說西方淨土尚且去不成，又用什麼能力使自己迴入娑婆度有情呢？是乘願呢？還是隨業力的推使呢？

順境逆境當下就要好好去觀照，觀照我們對佛法建立了多少知見，是否正知正見？是否經得起情欲、名利的誘惑、脅逼、艱苦而堅定不移？現在結夏了，三個月稍縱即逝，大眾師要把握住機會，對自己所訂的功課安心用功，對自己的道業，對自己的奉獻身心的方向要認清楚，確實去掌握，不問外境如何，一本初衷地堅持到底。」

像樣

教學組筆錄

學院為了讓每一位學僧都有練習講演及整理資料的機會，特別開了一門「高山仰止」課，由學僧自選題材撰稿，輪流上台介紹自己最心儀的高僧大德；透過自己的介紹，讓大家都知道前人是如何走過來的；同時也可以表達出自己的思想。

有一次我們的「高山仰止」課快結束時，明迦老師訓勉大家說：「我一直覺得每位同修善根都很深厚，智慧也很高，唯一不足的是：對自己的肯定不夠，從什麼地方發現的呢？就像今天的「高山仰止」課，有部份同修還帶有敷衍草率的態度，把這一個好的學習機會，這樣輕易地放過！我們不要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小孩子，出家就是佛子！就要像個佛子，在什麼地方就要像什麼樣。大家要知道，任何法門就怕自己不用功，只要用了功，嘔瀝了心血，自然一定有收穫；若是悠悠苟且，得過且過，在修行路途上想脫胎換骨是遙不可期的。」

「高山仰止」這四個字是很神聖、莊嚴的，藉著這個課讓我們細細傳承佛陀慧命的大德們，他們「高」在那裡？而我們要「仰」的又是什麼？從高僧大德的行持、願力、思想表現中，體認自己還要涵育滋養什麼？所以輪到上台介紹高僧的同修，要有一份神聖莊嚴的使命感，把一位高僧的精神、慧命，活躍在自己的內心深處；這樣這門功課本身才能喚醒自己去取法，禪林寶訓中所說的「融古人之言為己言，通古人之志為己志，斯則匪惟弗辜前輩嚼食饒饒之婆心，而亦不負今日白首青燈之朽志也」。願共勉之！

元機比丘尼是唐朝溫州瑞安縣人，在俗姓戴。曾皈依永嘉大師座下。唐景雲年間發心落髮。出家以後經常喜歡一個人到大日山的石洞打坐修定。

有一天，法師在修定當中，忽有所悟，隨口就說了一個偈子：「法性湛然，本無去住，厭喧趨寂，豈為蓬邪？」下座之後請當時有名的雪峰禪師為她印證。

禪師問：「你打什麼地方來啊？」

「從大日山來。」

「大日山的大日昇起了嗎？」

「如果出來的話，早就把「雪峰」融化了。」

禪師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法名呢？」

「元機！」

「那你一天織多少布啊？」

「寸絲不掛！」

元機比丘尼

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……

「袈裟拖地板啦！」

元機法師剛轉過頭，禪師又大聲喝道：「好一個寸絲不掛！」

當下，法師開悟了。

後來駐錫於溫州的淨居寺。圓寂的時候選擇了腳上頭下的倒立姿勢目在地走了。

消息傳出去，永嘉大師聽了以後，厲聲罵道：「真是顛倒眾生，來的時候已經倒著了，連死還要顛倒！」

話剛講畢，說也奇怪元機法師的身體便應聲的倒了下來。

出殯的那天，原本的晴空萬里霎時變得雷雨交加，而更令人驚訝的是——靈柩居然不見了，但它是如何失蹤的誰也不知道。

直到後來，有人在大日山的石洞發現了「失蹤的靈柩」，人們心中的謎團這才解開。也因此人們更加欽佩懷念。知道她是了不起的修行人，就把她修行的地方取名為「機巖」以資紀念。

結夏安居 好驗心

心師父說 學僧自淳記

七十三年四月十六日。清晨，鐘聲響徹整個山寺，大眾師雲集大殿，準備開始結夏安居了。首先我們稱念著觀世音菩薩的聖號，持誦大悲咒，在安座的四周灑淨結界，一行人依序魚貫的走著，心裡祈禱龍天護法護持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，大眾師能順利安居圓滿，就在此時天空開始飄著細雨。

回到大殿雨滴越來越大，心師父開示說：「剛才我們持大悲咒，祈求甘露雨水能洗淨塵世的垢染，佛法能引導眾生的迷惘，而護法龍天真的很靈驗的下起雨來了，這場雨灑淨大地，使我們內心有一份的清涼，也更加肯定只要我們用功辦道，依戒持行，護法龍天時時都在照顧著我們，只是現在所現的是順境，有時也會示現逆境的，但不論